

山高水远
壮心
游

韩剑非格律诗词

韩剑非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李子奇

己丑年五月

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甘肅省委书记李子奇 题词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
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二〇〇四年五月廿三日 陸浩



詩 言 志



甲申夏月

仲兆隆

甘肅省政協主席仲兆隆 題詞



保護傳統文化
建設先進文化
趕超
世界先進水平



盧克儉題

原甘肅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克俭 题词



推陳出新
繼承繁榮



馬西林題

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馬西林 題詞



賀劍虹先生詩集出版

知者水 仁者樂山

陳寶生
題



中共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陳寶生 題詞

前 言

“甘肃省诗词学会顾问委员会”谬添我为委员，说来惭愧。我的汉文化启蒙是从学唐诗开始的。长期的学习、工作中，总是喜爱并尝试写作一些诗词类的东西，其中按照格律规则，真正符合要求的寥寥无几。有意从事严格格律诗词写作，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过去对古体诗词，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之说。因此数十年间，大学不讲，学术机构不研究，报刊也很少刊载此类诗词作品。要想学习格律诗词，惟有凭着兴趣自己去摸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迎来了古典诗词的第二个春天。伴随古诗词梅开二度、走向新的繁荣昌盛大好时机，我的诗词创作也出现了新转机，有了新开端。回顾个人从喜好、探索、创作，到终于取得了一点成果。这个为时不短的过程，既艰辛又有趣，令人感慨系之。在此过程中承蒙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袁第锐老先生、西北师大中文系乔先之教授的鼓劲与支持，并有机会与各方名家切磋，受益匪浅。还有一位先生就

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曹雪芹），林小姐的高论使我体味到，诗的要诀不只是合律、“言志”，还需要有情、有境界，以达高标致。当然也要有信心。我的诗词不足之处，正在这里。

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是我写作的基础，我在国防企业205厂工作13年，调政法领导机关工作23年，算是个老政法。政法工作无小事，而且这二十多年，正是社会发生空前巨大变革的年代，面临事体繁杂，许多事的处置无先例可循，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之上，只有出差在外，才会有写诗的闲暇与心境，所以，行旅诗居于多数，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在党言党，写作的政治方向，必须遵循党的原则。政治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作了一定努力，也是我的诗词特点。其次，从诗词的写作时期和内涵分量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20年。前期只是一个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后期才真正是我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所能达到的层次。以上三点，是个人对本诗集的自我评判。

从艺术上讲，当代人写格律诗词，有两个大的方面是不容回避的。一是如何将现实生活与古人造就的格律诗词这一特定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使之既有古诗的意味，又能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生活。二是从写作特定规范、技巧上讲，如何既要严格其声律和固有的形式，体现格律特点，

不能标榜格律，却又不懂格律，结果写出的东西不伦不类；又要善于巧用规则，充分利用规则及其变体。在遵循格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做适当的变通，学古用古又不泥古。

格律诗词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形成既科学又严格的程式规范。其主要原则可以用“四律”来概括。第一，平仄律。这是构成格律诗词最核心也最难掌握的规范。运用这一规则写诗词，要求每个句子中的5个字(或7个字)，字与字之间平仄排列，上下句子间的粘、对关系，都需遵行既定程式，包括拗句的使用和救拗手法，更要遵守既定的规范。平仄律是格律诗词的灵魂，而正是这最关紧要的一点，为绝大多数人所忽略。许多人写诗只满足于句式和押韵，而对这一最关键的要求，不懂不过问，就是大学教授、报刊专业编辑，为数不少的人也对此不甚了了。这大概正是格律诗词在新时期走向发展和普及的主要障碍之一吧。我写诗词，严格遵行平仄律，一个字都不含糊。第二，声韵律。现在有人提倡现代韵，即按《新华字典》标注的普通话发音写诗词，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真正放弃古人长期经验总结的古音韵规范，写出的东西，也就很难说是标准意义上的格律诗词了。通行的《诗韵》106个韵部中，入声17个韵部在《新华字典》中已被取消，而有些词规定必须要用入声。再说我们国家之大、方言之多，人所周知。不同地域的人，普通话说出来也是各有意

趣的。如果大家都以自己的习惯用语定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本人坚持以《平水韵》为基础的古音韵。只是适当运用了“离群格”，即在首句或末句，为避免以辞害意，更好地适应现实生活和思考的扩容，有时作为尝试使用同声邻韵。第三，对仗律。这是律诗和部分词的重要规范之一。在坚持平仄、用韵严格的前提之下，我主张“宽对”或“意对”。这方面适度灵活，是充分表达异常丰富多彩的现实的必然要求。第四，体制律。词的体制格式多种多样，古人创制的词牌、词调有近万种之多，每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且韵位参差不齐，有些还要分四声，词牌往往也是一牌多体。显然凭记忆是不行的，只有依照不同词牌的定式，“按谱填词”、“倚声填词”。至于诗的句式，无非是五言、七言(绝句、律诗)、排律(十句以上的律诗)三种，这是凡有点文化知识的人都能了解，都能掌握的，是最简明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如能老老实实学懂并初步掌握了这“四大规则”，可以说就是一个行家里手，不再是外行了。至于能否写出高标准的诗词来，那又另当别论了。

我国古代诗论名家辈出，有如百花齐放；诗论专著浩如烟海。讲诗艺美学的不说，就诗词格律规律而言，除上述“四律”为大家共同认可的定论之外，其它论说、主张也还不少。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南北朝时期南梁大文学家

沈约提出的“八病”之说，尽管也为历代一些大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作为禁忌极力规避。但由于其说过于繁琐芜杂，多数方家并不苟同此说。国学大师王国维不但指斥这是北宋人李淑伪造沈约之说，且以“八病”说之二为例，指出“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叠韵、双声，不被视为“病”，反而作为成功的作法加以肯定、提倡。依我本人数十年创作体会，格律诗词的写作，只要严格遵照上述“四律”，就是合格的格律诗词。其它的一切规矩、禁忌，都可置之不理。

在我的诗词创作中，对格律诗词“四律”原则的掌握、运用是严格的。所谓不变中有变，只是在无关关键规则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使之为现实服务，尝试性地作了一些灵活运用，例如少量“离群格”的使用。其实，唐诗特别是中唐之后的作品，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一流大师的诗词中，也不乏使用“离群格”的。

不知不觉当中，积累诗词数百首之多，两年前趁练习电脑五笔字形，淘选汇集，这次又增添了一些早期的和新写的作品，从1964年5月到2005年5月，正巧40年。这里刊用的诗词，早期作品尽管思想厚度不足，因其具有代表性，酌量收用了一些，主要还是近20年的创作成果。总共选用格律诗193首，词、曲26种37阙，有创意的古风杂言诗32首，共计262首(阙)，按内容和体裁编排成册。书稿经西北

大学文学院博导、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世界汉诗总会副
总会长雷树田教授悉心审阅，指出其中的疏漏之处，从而
避免了不少错误，且对我的诗词造诣大有裨益；著名画家、
蜀南画派代表人物于尚林先生欣然为拙著题写书名。这里
我向雷树田、于尚林二位专家谨致衷心的谢意，同时对本
书责编、甘肃人民出版社韩惠言主任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
一片热诚，深表谢意。

作 者

2004年5月23日·兰州

龙吟虎啸抒胸臆

(序 一)

如今,能够继承和执笔写作传统诗词的诗人愈来愈少了,更不要说是如何创新和发展。因为会写旧体诗词者,一是要有深厚的人文社会知识学养,二是要具备严格的声韵格律训练。当代中国的诗歌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五四”运动所提倡而后兴起的白话诗;另一类便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格律诗词。传统的诗词通常包括诗、词、曲、赋几种类别,各类别又有千姿百态、为数甚多的不同形式和格调。它们经过千百年来锤炼所形成的格律、声韵、定式等艺术规范,均已臻于完美。这就是这朵民族奇葩至今仍然光彩夺目,历朝历代许多伟大诗人的杰出诗词之所以能够朗朗上口、家喻户晓、传之后世的缘由所在,魅力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又欣喜地读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老舍、茅盾等大师们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旧体诗词的名篇佳作,更有毛泽东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马背上哼出来”的那些传世之作。这些都对我国传统诗词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我们虽然提倡新诗,看重新诗,热爱新诗,但也同

样关注传统诗词,使之古为今用,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是最好的保护,发展是最深刻的弘扬。

令人欣喜的是,甘肃省有位韩剑非,多年来勤奋努力,精心研究,执著地从事于格律诗词的创作,为读者奉献出这么一本处处体现探索精神、别有韵味的诗词集。

打开韩剑非的诗集,会使你跟随作者的足迹,走进北京,游历江南,漫步齐鲁,揽胜关中,攀登天山,漂洋过海……而故乡甘肃,更是他生活工作和熟悉的地方。几乎每到一地,诗人触景生情,情发于中,便有好诗成篇。他的诗篇,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也很丰富,尤其是托物寄情,以小见大,内涵深邃。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艺术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他能熟练地运用多种诗、词、曲不同门类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挖掘和抒发对人生真谛与美好现实的感悟。许多篇章既回顾了某地某事的历史,启人思索;又热情地讴歌了改革开放以来崭新的生活面貌。这些诗作反映出作者勇于探索和擅长运用传统诗词表现现实生活的功力,从而使其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我读韩剑非的诗词,常常被他带入一种境地,使你同他一起兴奋、激动,和他一样感慨、叹息。

格律诗,有的有实感却没有格律;有的格律严谨却无真情。两者皆不可取。无病呻吟,更是大忌。而韩

剑非的诗词,大都表现的是诗人的亲身感受,是诗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其风格清新,诗味浓郁,极富艺术感染力,其中还不乏堪与古人比功力的策警之句,在使人能够体味其刻意营造的艺术境界的同时,又能得到某种富有哲理的思想启迪。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风骨。

韩剑非的诗词创作表明,传统诗词绝非陈腐可弃之物,而是完全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韩剑非长期在省级政法领导机关工作,节奏紧、责任重。但他从政又博学,热爱文学,钟情于诗词。他已有若干法学、社会学、历史、哲学和音乐专著面世,现在又出版了格律诗词集,这是值得欣喜和庆贺的事。毕竟有辛勤的耕耘,就会有丰硕的收获。但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已聆龙吟虎啸抒胸臆,更待柳绿花红绘新图。
是为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周 明

世侨总会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

二〇〇四年阳春三月·北京

百篇景物纪时清

(序 二)

剑非兄与余相知有年。往日在金城时相过从，知兄有仁心侠骨，且识见过人，学问广博，才艺双馨，无愧于倚天神剑可断两间是非之名！虽相别凡二十年，每当皓月当空，手把香兰，目凝远方，念及挚友，二三君子中必有韩君。前不久，韩兄不弃浅陋，忽来电邀余共读其《韩剑非格律诗词汇略》。不日邮到，抽暇夜读，圈点批注，知兄在传统格律诗词创作方面不遗余力，层楼屡上。其乐如何！余乐如何！随手成七律一首，以志其衷，诗云：

亦官亦学侠为名，
独立群飞作风声。
一卷诗章留足迹，
百篇景物纪时清。
谁言弦断佳人老，
余贺曲成赏者荣。
他日金城重聚首，
抱梅细说早春行。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世界汉诗总会副总会长 雷树田
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

2003年4月6日于西北大学桃园新区之嚶鸣居